

生活美学中的符号与象征

——中国传统建筑脊饰意象源流及其设计创新 路径研究

徐子涵,刘偲瑜

[摘要]中国传统脊饰作为体现生活美学的一种视觉意象符号,具有直观的象征性。脊饰造型设计先是模仿吸收自然元素中的客观之“象”,再经过审美感知融汇形成主观“意象”,然后以此作为审美主体创意设计和价值观念的外在表达。脊饰的审美意象表现不仅是对自然物象形态的模仿,而且重在抽象简化、概括提炼,挖掘出自然物态中的审美文化元素,将其提升、转化为一种符号语言,使脊饰成为具有抽象性、象征性和伦理意义的文化符号。这种象征性和抽象性的“意象”设计为脊饰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使其超越了物质实用层面,成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从历史脉络、文化内涵、意象解读、造型特点等四个维度解析中国传统建筑脊饰的外在形式构成与内在审美表现,并以文化创意、公共空间环境和虚拟现实设计的视角,将中国传统建筑脊饰中的造型图案等“意象”符号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可为开启中国传统设计文化创新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易学思维;中国传统建筑脊饰;意象;文化符号;现代设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艺术意境观念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1BA021);南京邮电大学“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专项课题(项目编号:KCZSJG202209)

[中图分类号]TU-80;J525;B83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24)03-0169-12

doi: 10.20089/j.cnki.issn.1009-105x.2024.03.012

脊饰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最富有魅力且最具文化特色的建筑装饰艺术之一,堪称古建筑艺术中的璀璨明珠。中国传统建筑脊饰不仅造型美妙、寓意吉祥,而且其方位设置合理,造型与功能结合巧妙,画龙点睛,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的匠心与神韵。中国古代建筑工匠灵活运用审美体验与经验智慧,将伦理、情感、趣味及其美好诉求寄托其中,使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脊饰是具有观赏性和实用价值的古建筑装饰构件,更是传递、传承中国传统文脉的重要载体。脊饰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中最核心的装饰符号,造型多样,意蕴丰富,饱含着深厚的传统哲学思想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体现出审美的多元性。

《易经》中蕴含的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建筑造型符号的文化源头。《易经》作为一部揭示传统人本思想与宇宙本质规律及二者关系的典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哲学文化、政治道统、礼乐审美的重要来源,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卦象学说与风水学说等哲学文化思想,无一不与古建筑脊饰发生着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脊饰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来呈现《易经》哲学思想的外在意象文化符号。

一、传统建筑脊饰造型的形式内涵

中国传统建筑不论是宫殿官邸还是民宅农舍,在正脊、垂脊、戗脊等结构处常见有瓦、琉璃材质或砖砌、泥塑的祥物造型构件,即所谓“脊饰”。在传统建筑构造中,随着造物思想的不断变化,房屋建筑设计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开始将设计者的哲学思维和审美判断融入造物观念,对屋顶外部结构及其相应构造施以合理装饰,以彰显人们在设计中的独特审美倾向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建筑装饰文化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为一体,从建筑装饰造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民族意识、美学风尚和价值追求。

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构件中,瓦当与脊饰的起源密切相关。瓦当的使用始于西周,春秋时期分化出板瓦和筒瓦,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早期基础的脊饰构件。在秦汉时期的画像石图像以及石屋、陶楼等文化遗存中,脊饰样式已十分丰富,其中最简单常见的脊饰造型为正脊两端翘起的造型。正脊两端的建筑构件,历经了从鸱尾到鸱吻再到螭吻的发展演变。有关鸱尾的起源,《唐会要》有“汉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压火祥,时人或谓鸱吻,非也”^①的记载。学界普遍认为鸱尾起源于汉代,但从《吴越春秋》等资料来看,此观点应存疑。故冯双元通过对西汉起源说、晋代起源说和北魏起源说这三种学术界常见的鸱尾起源观点进行分析对比,指出此三种观点的各自存疑之处,并对北方地区、四川地区和两广地区的鸱尾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深入考证。冯双元通过对汉代不同地域的建筑明器资料以及《水经注》《读礼通考》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认为鸱尾最先产生于东汉晚期的中原地区。同时通过考古资料证明,在东汉晚期,鸱尾是一种重要的用来反映建筑等级的载体,是一种特殊的权力象征^②。

中国古代建筑物上的装饰物件,与建筑物本身所承担的功能性和追求的审美性相辅相成。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脊饰在不同朝代呈现出不同的形制样貌。在先秦至汉代,从战国出土的铜鉴以及浙江绍兴战国墓出土的铜屋屋顶造型来看,该时期的脊饰整体造型设计受到了青铜器风格的影响,主要以几何图案、线条为主,凸显出当时社会对实用性的注重。此外,在装饰图案中还加入了太阳、月亮等天文

① 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12页。

② 冯双元:《鸱尾起源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第58-63页。

图式以及神兽雕刻造型,如龙、凤、狮子等,这些装饰强调了皇权至上的理念,以及人们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变革与创新的时期,在政治动荡中,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都迎来了大发展的历史机遇,艺术成就众多。这一时期的建筑装饰艺术在历史演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晋代文献资料中逐渐出现将脊饰称为“鸱尾”的描述。《晋书》曰:“六月丙寅,雷震太庙,破东鸱尾,彻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①《陈书》曰:“旧制三公黄阁听事置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门施行马,听事寝堂并置鸱尾。”^②从上述文献可见,晋代时鸱尾形状已渐趋分明,开始成为一种象征权力等级的传统建筑标志,普通劳动人民的住宅如未获恩赐不能擅用此件。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繁荣辉煌的时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一时期的建筑脊饰呈现了该时代的独有特点和文化风貌。脊饰雕刻中广泛运用多彩的绘画技法,脊饰彩绘雕刻造型变得更加生动而丰富,建筑艺术表现力明显增强。鸱尾的造型简单质朴,此一阶段其尾部为向上竖起、向内卷曲的形象,此造型自晋代至隋唐几乎没有变化。自隋唐始,鸱尾的造型开始发生细节变化,隋至唐初的鸱尾开始在侧面轮廓上出现鳞状造型,其位置仅出现在传统建筑正脊的两侧。至盛唐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泰民安,这一时期的建筑装饰艺术开始变得绚烂多彩,脊饰造型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蓬勃发展。鸱尾形态较之前更为高大,正脊中间又增设莲花造型装饰。晚唐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建筑装饰艺术逐渐从正大恢弘走向纤细精巧,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正脊两端的鸱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演变成了龙口含脊,着重刻画一种吻状造型的新形象。自此,鸱尾逐渐发展成为鸱吻,成为脊饰发展中的重大转折。促使鸱尾转变为鸱吻的主因,是当时中原与西域之间沿丝绸之路频繁开展了文化交流,使得摩羯形象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绘画艺术、建筑装饰、造型纹样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元时期,儒、道、佛等哲学思想相互交融,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化格局。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呈现出繁荣景象。建筑的构造和技艺发展达到了极高水平,特别是建筑装饰艺术上对后世脊饰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颁布的《营造法式》,对传统建筑中各个部位、构件的规制作了详细论述,自此后所建造的重要建筑几乎都是以《营造法式》为基准。《营造法式》曰:“用鸱尾之制:殿屋八椽九间以上,其下有副阶者,鸱尾高九尺至一丈,若无副阶高八尺。五间至七间,不计椽数。高七尺至七尺五寸,三间高五尺至五尺五寸。楼阁三层檐者与殿五间同,两层檐者与殿三间同。殿挟屋,高四尺至四尺五寸。廊屋之类,并高三尺至三尺五寸。若廊屋转角,即用合角鸱尾。小亭殿等,高二尺五尺至三尺:凡用鸱尾,若高三尺以上者,于鸱尾上用铁脚子及铁束子安抢铁。其抢铁之

① 房玄龄:《晋书》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页。

② 姚思廉:《陈书》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79页。

上,施五叉拒鹊子。三尺以下不用。身两面用铁鞠。身内用栢木桩或龙尾;唯不用抢铁。拒鹊加襴脊铁索。”^①在宋徽宗绘制的《瑞鹤图》中,端门屋顶上的脊饰描绘得具体细致,所见细节完全与《营造法式》如出一辙。宋代脊饰在垂脊、戗脊和岔脊上发展出了垂兽、戗兽和嫫伽、蹲兽。这些脊饰造型丰富,有鳍,鳍上有“抢铁”,形象更接近于“龙”。元代脊饰有较多原物留存,鸱吻的造型演变成尾部向上、向外弯曲,身体上出现雕饰小龙,龙吻的形象较之前代更为丰富。明代建筑在建造中有着十分森严的等级制度。《明史》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用金漆及兽面锡环。”^②由上述可见,在房屋建造中,等级制度是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明代工匠技术的不断革新,仍有大量新脊饰出现,同时也更注重追求脊饰的新颖造型和整体美感,基本以龙形吻为主,“鸱吻”称呼也演变为“龙吻”。明代建筑脊饰达到了我国古建筑屋顶装饰艺术的巅峰,不仅建造手法娴熟,而且脊饰组合稳定,变化与统一交相呼应。

清代建筑更加注重庄重、厚实的建筑风格,脊饰的雕刻更为深刻,线条更为沉稳,整体呈现出一种庄严的感觉。在清代,建筑脊饰上用以彰显身份、区分社会等级地位的装饰构件更为普遍。清代金属贴金技术的盛行,使得建筑脊饰的造型样式变得更为华贵璀璨。因为龙是帝王的象征,故此在清代官式建筑的脊饰中,龙吻造型占据了其中的主要部分。清代的龙吻形象基本与明代类似,其尾巴部分完全外卷,造型式样繁复华丽,是工匠们在建筑装饰艺术创作中着重关注的主要构件。在这一时期,官方建筑脊饰的尺寸、造型、形制等都有严格的制约,民间建筑脊饰也因此得到了带动和促进,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空间。同时,不同地区的脊饰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当地的宗教民俗文化也融入脊饰造型。除传统的龙、凤、麒麟外,戏曲故事、神佛祥瑞、吉祥物件等均通过工匠们的智慧转变为屋顶上明亮夺目的脊饰,传统建筑也通过脊饰装饰造型形式传达了人们热爱生活、寻求美好的美学寓意。随着清朝的覆灭,中国古代传统建筑脊饰的发展也画上了句号。

二、传统建筑脊饰“象”的符号表现形式

在中国文化中,“象”是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切入点。从《周易》的“观象制器”开始,“象”就在中国文化中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文字是在“象”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中国特有的文化构造,在中医中有“藏象”学说,天文历法则讲究“天象”。中国的艺术则以“象”为核心,在“意象”的铺垫下逐步走向“意境”美学范畴。“象”如同一张延伸的脉络图,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的全部领域。

《周易》中的“象”具有多重含义,主要包含语义和思维两个层面的内涵。语义

① 李诚:《营造法式》,邹其昌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7页。

层面的“象”主要指事物呈现的现象,是一种表象。思维层面的“象”包括象征、意象等,这种层面的“象”不是纯粹和自然的,而是带有个人内心情感的一种体悟^①。脊饰作为传统建筑中的装饰符号,其形式以鸱尾、垂兽、脊刹为主。鸱尾、垂兽、脊刹此类的“象”,已不是单纯的自然形象的复制,而是经过“观”“味”“悟”一系列思维加工后呈现的“意象”符号。这些“意象”符号的原型来自孕育万物的自然,人们从自然中吸取力量并对生活及事物进行深刻思考、理解与创作,形成了各种具有“意象”的脊饰种类。中国古代建筑大都为土木结构,屋脊是由在屋顶木材构架上有顺序覆盖瓦片构成,也是最容易漏雨的地方。出于一种吉祥的审美象征,古代工匠为其添加了带有防雨功能的建筑附件,并为这些建筑附件增添了艺术造型处理,使其成为了古建筑上极具艺术魅力的美学标志。这些具有“意象”的符号的装饰设计,根据屋顶功能设计的需求而摆放在不同位置,拥有各自的审美特色与功能作用。

1. 鸱尾(亦称鸱吻、螭吻、吻兽)

传统建筑的屋顶为双面或单面的坡形,檐角最前端的瓦片是整条垂脊自上而下承受外力最大的支撑点,如果最前方的瓦片制作安装不牢固,就很容易造成屋顶的瓦片组合大面积脱落,因此就需要用瓦钉固定住檐角最前端的瓦片。随着建筑审美标准的提高,瓦钉开始从单纯的实用功能向兼具审美功能转化,因此装饰和标示等级的功能体现在瓦钉的钉帽上。鸱尾位于正脊的两端,两者相对口吞正脊,衔接了正脊与垂脊之间的重要位置,让屋顶更加严密牢固,具有防水渗入的功能。

鸱尾的造型特征可以从名称上体现出来。在第一阶段,早期古代建筑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构件被称之为“鸱尾”,造型简单,背后无鳍,身体内部无华丽的雕刻装饰,虬尾朝上向内,这是鸱尾的早期特点。后来瓦成为建筑的主要材料,鸱尾侧部就加入了瓦条相错堆叠而成的鳍,其整体形象如鱼,高宽厚比相当,比例肥壮,身体内部刻线条,嵌宝珠。在第二阶段的中晚唐时期,鸱尾形象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外形轮廓整体上与鸱尾一致,但前端演变出兽首,其造型为张口将正脊两端吞入,而且因其“吻”的造型,“鸱尾”这个名称也在这一时期转变为“鸱吻”。鸱吻外缘设有两道鳍,身体内部周身雕刻鳞片,背部凹进,安一枚背兽,整体形象类似鱼。在第三阶段,鸱吻的造型逐步从鱼形象演变为龙形象,基本造型为在唇后出现前爪,在尾部有后爪且抓住尾巴末端,后爪与尾巴末端中间则形成一个空洞。此造型打破了此前完全为一个整体的鸱尾式样,此种龙形吻也成了正脊两端脊饰的主要造型,对其称呼也由“鸱吻”转变为“龙吻”。

官式古建筑中最为多见的“鸱吻”形象为龙吻。唐朝前期的鸱尾形象是简单的上薄下厚,无兽头,侧面有鳞,尾巴向内卷曲,线条流畅,宽厚大气。盛唐以后,建筑造型逐渐丰富,审美风尚趋于华丽。此时的鸱尾中开始加入龙的形象。唐玄宗泰陵的鸱尾,下为龙吞脊,上仍为鸟身,属于鸟、龙合一的造型,这是鸱尾过渡阶段的

^① 徐子涵:《中国传统艺术意境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19年,第72页。

典型造型特征。其中的龙头形象、鸱尾身体中的宝珠、侧边的鳞排列等,均可提取出独立的设计元素。如西夏时期鸱吻的尾部特征鲜明,明显呈鱼尾状,翻卷上翘,与隋唐甚至更早时期的鸱吻风格更接近。鸱吻下部龙头眼球突出,颈鬃直立,背部施鱼鳍纹,尾部施鳞纹。这其中,卷曲的鱼尾造型元素可以提取并用于现代设计。宋代的屋顶脊饰种类繁多,艺术形态也较为丰富。宋画中所见的脊饰除鸱尾外,还出现了张口的龙与螭形象,因而称为“龙吻”。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描绘的是当时的宣德门,画面中端门屋顶的鸱吻描绘十分细致,鸱吻下方有张口的兽头装饰,兽头形态中有疑似鱼头部的造型元素。此外,兽的尾部还有黄色物件装饰,是为防止鸟类来破坏屋顶的装置,学名为“抢铁”。

2. 垂兽和戩兽

垂兽呈兽头形状,内有铁钉,位于古建筑屋顶垂脊的尽端,具有防止垂脊上瓦件滑落的固定作用。垂兽的造型与正脊两端的脊饰龙吻相似,多为龙头形,但并非龙嘴吞脊型,而是脸朝前用背顶住垂脊。戩兽位于古建筑屋顶戩脊的尽端,兽头形状。戩脊与垂脊间成45度夹角,用于歇山顶和重檐建筑上,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岔脊,自宋代起在岔脊处安放蹲兽,其作用和垂兽相同,起到固定屋脊的作用。蹲兽,又称走兽,位于庀殿顶的垂脊上,歇山顶的戩脊前端,是中国宫殿建筑屋顶檐角常用装饰物。通常为瓦质或琉璃的小兽,蹲兽的数量与宫殿的等级相关。

明清时期蹲兽形象在建筑脊饰中得到普及。据《大清会典》记载,官方文书规定蹲兽最多可安置9枚,最前方为仙人,而后依次是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形成华丽的屋顶装饰造型,在稳定屋脊结构的同时,也彰显着建筑的高贵等级和主人的身份地位。北京故宫太和殿垂脊上的蹲兽组合,最前端的是骑凤仙人,后面是一排蹲兽。脊饰蹲兽数量通常为奇数,9为最高。故宫太和殿的脊饰,在斗牛后又加了一个行什,以代表本建筑规格之高。按封建礼制,不同等级的建筑,其脊饰蹲兽可用9枚至1枚,多用单数而不用双数。民间建筑上垂兽与戩兽的規制要求没有官式建筑那么严格,选用题材趋于多样,品种较为丰富,其造型多来自本地区特有的地域特色和民俗民间文化。但由于民间宅第的建筑构造大多是硬山顶,故此在建筑脊饰中出现垂兽和戩兽的概率较之官式建筑要少得多。

3. 脊刹

在中国传统建筑的正脊中央,还有一种特殊的装饰构件,一般称之为“脊刹”。“刹”字源自佛教,代表“国土”的含义。因佛塔也是佛教之土,所以佛塔也被称之为“佛刹”。在宗教建筑中,一般在殿堂的正脊中间建造有小塔、楼阁样的建筑装饰附件,皆称之为“脊刹”。“脊刹”一般只用于宗教建筑,在皇宫和民间建筑中很少使用。从牧城驿汉代陶屋和四川高颐阙顶等考古发现中可以确定,位于正脊中央的脊饰造型构件与正脊两端的脊饰构件约在同一时期共同出现。汉代出现了凤凰图腾崇拜,汉代屋顶上常以“凤”形象作为装饰,这一美学倾向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建筑,屋顶正脊上出现了“金翅鸟”造型装饰。发展至隋唐,宗教建筑屋顶正脊上的脊

刹构件中开始使用“火珠”式样,宋代《营造法式》则给火珠规定了诸如二焰、四焰、八焰等不同的规制造型。“火珠”式样后来逐步演变分化为亭、楼、塔、莲花以及瑞兽等形式的屋顶脊刹装饰构件。此外,宋代官式宫殿建筑均不在正脊的正中加以脊饰构件。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位于宗教建筑上的脊刹开始多施以雕刻华丽繁复的琉璃龕、琉璃阁楼、宝瓶等造型装饰。

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有庀殿、歇山、悬山、硬山顶和攒尖顶等多种形式,具有多条屋脊,可细分为正脊、垂脊、戗脊等。通常来讲,正脊是建筑屋顶的各条屋脊中最长、最大、最突出的一条脊,又被称为“大脊”,是位于建筑屋顶最高处的一条脊,是由屋顶前后两个斜坡自上而下相交形成的一条屋脊。从正立面看,正脊是一条水平走向的线。脊刹常见于宗教建筑,其位于正脊的正中央,装饰样式繁多,一般有宝瓶状、宝塔状、楼阁状、仙人骑象状、三股戟状等,其美学内涵多与宗教相关。

吉祥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脊刹中寓意吉祥的造型元素使用颇多,因此脊刹造型较其他脊饰更为繁杂,寓意多元。如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毗卢殿脊刹中间有狮象驮宝瓶的构件,狮子在佛教中代表佛陀,声冠四方,具有法扬寰宇之意。另外,狮与象还具有“事”“祥”的谐音,所以此形象常被用来代表万事平安、吉祥。可见,中国传统建筑脊饰文化中可提取的文化元素颇为丰富。

三、传统建筑脊饰“意”的符号解读

中国传统建筑脊饰形式以一种“象”符号形式存在,“象”的外在形式下蕴含着“象外之意”。《周易》中的“象”是指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卦象。卦象的符号具有以“象”喻“意”,立象尽意不可穷尽的深意。所谓立象尽意:象是外,意是内;象是表,意是里;象是有形,意是无形;象是有限,意是无限;立象是手段,尽意才是目的。而能“尽意”之“象”,必须以有限示无限,“象”虽有尽而“意”却无穷。“无尽之意”应是胸中主观的无尽之意,胸中有无尽之意才能造就“似而不似,不似而似”的微妙意象,而在“似而不似,不似而似”的艺术创作中,似乎也常常暗含了笔墨之外的无限虚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景外有景,象外有象”。而意象正是在这似与不似的虚实之间展示其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喻意^①。

在传统建筑脊饰中,最典型的“象外之意”就是对吉祥文化的追求与表达。最初人类对自身疾病、瘟疫和死亡充满迷惑和畏惧,需要在屋宇构造中设计出象征吉祥、平安的一些“意象”符号来祛病消灾、保佑平安。正是人们对生活的这种不安定感促使吉祥意识的萌发,从而在建筑设计中创造出具有祈福纳祥象征的“意象”符号。吉祥“意象”符号在中国传统建筑的脊饰艺术中使用广泛,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幸福、财富、长寿等的追求与向往。原始社会出现生殖崇拜,生殖崇拜又逐渐衍生出图腾崇拜,鱼、蛙、鸟、龙蛇等成为崇拜的对象,鱼、鸟、龙则成为中国古建筑屋

^① 徐子涵:《中国传统艺术意境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19年,第75页。

顶装饰中最常用的元素。《系辞下》中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这里揭示了“象”是基于自然世界与社会生活中的“象”，是“观物取象”的过程，所取之象则是模拟客观物象所提炼出来的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组合，这种“象”包含了对客观自然世界的观察、体味与思考，而无论是生殖崇拜还是图腾崇拜都是一种源于客观自然且带有主观臆想的“象”，从更深层次揭示了人们对于吉祥之“意”的渴望。

脊饰中体现的“象”与自然中的“象”有所不同：自然界中的“象”就是自然所呈现的最纯粹与最原始的形象，这种“象”是不加修饰的“象”。而脊饰中的“象”是经过人的思维过滤之后的“象”，与《周易》中“象”形成的过程十分相似，它们都是以自然之“象”为基础，经过人的思维加工，最终形成具有独特思想情感特征的“象”。这两种“象”分别以卦象与脊饰为载体，具有鲜明的符号外显特征。这两种“象”都是以“观物取象”的形成过程为基础，都是在“观”“味”“悟”的思维中形成从“象”到“意象”再到“意境”的过程转化。中国传统艺术意境的创造过程是建立在“意象”之上的一种精神创造，“意象”是艺术意境建构的基础，“意象”的外在呈现形式与主观的内在情感是艺术意境生成的基础和重要依托。而这种艺术上的精神创造，则主要是建立在“观”“味”“悟”三种主观体验之中^②。周易中“卦象”的出现对于脊饰中“意象”创造提供了基本的哲学理路和思维方式，并为传统建筑装饰造型中“意境”的营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汉代建筑脊饰的“意象”符号多为凤鸟形象，汉高祖刘邦为楚人，楚人是上古祝融的后代，崇尚火鸟即凤凰并以此为图腾，故汉代建筑的脊饰符号流行鸟雀、凤凰类造型，以祈求天神庇护，驱赶邪祟。汉代之后，凤鸟的形象逐渐被鱼、龙的“意象”符号所取代。《唐会要》中记载：“汉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时人或谓鸱吻，非也。”^③自此鸱尾以水神形象为代表的“意象”脊饰符号，登上了中国传统建筑屋顶装饰的舞台，脊饰的寓意内涵也逐渐转变为镇火。从五代十国到宋代，建筑脊饰中出现了龙鸟合一的形象。龙和凤凰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象征，分别代表着权力和吉祥。两者合一，既融合了《周易》思想中的阴阳之象，同时也表达了统一的政治和文化愿景。后来直至明清时期，帝王以龙自比，继续强化龙的地位和人们对于龙的尊崇，龙吻造型的“意象”脊饰符号遂成为屋顶建筑装饰中的大流，以此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主人尊贵的身份。北方建筑脊饰主要以龙造型的“意象”符号装饰为主，规格大，色彩明艳，各尽其妙。南方的建筑多采用鱼形“意象”符号装饰为主，以鱼厌火，以鱼传达富余的

① 《来知德集注》，胡真校点：《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28页。

② 徐子涵：《中国传统审美体验与艺术创造思维——基于“观”“味”“悟”三种审美体验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161页。

③ 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12页。

寓意。四川地区的传统建筑脊饰蕴含着浓郁的地方气息,通过脊饰展现当地的风土人情。脊刹造型蕴含的“意象”符号丰富多样,有双龙戏珠、双凤朝阳等,鸱尾有鱼吻、龙吻,形态各异,有别于传统官式建筑中的鸱尾形象。江南地区的建筑脊饰“意象”符号简朴精巧,多采用寿桃、石榴、回纹、哺鸡等以表达健康长寿、多子多福、吉祥如意等寓意的造型。吴庆洲《脊饰》一书中曾提到在江南地区存在一种造型特别的脊饰,在花瓶造型中装有三把戟,名为“瓶升三戟”,寓意屋主人平升三级^①。江南地区的脊饰“意象”符号既具有观赏性,又通过其来表达房屋主人的闲情逸趣。闽粤地区的建筑脊饰多表现为龙蛇造型的“意象”符号,这源于该地区由上古传承下来的龙蛇图腾信仰。

四、传统建筑脊饰“意象”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建筑脊饰的“意象”符号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本土化、民族化特征的设计标志,是现代设计创作活动中可以参考、运用的重要传统艺术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建筑脊饰的视觉文化元素和意象建构要素,有利于实现现代设计造型文化的多元创新。中国传统建筑脊饰“意象”符号中的造型图案丰富多彩,在官式建筑中主要以龙造型为主,在民间建筑中主要以含有吉祥寓意的图案造型为主。针对设计需求,选取经典古建筑脊饰装饰造型,首先要通过实地拍摄、图像扫描等方式对其形象进行二维图案提取,再使用相关设计软件对建筑脊饰造型图案进行人工临摹、绘制,优化处理其中模糊不清、有部分缺失的脊饰图案,并对所提取图案通过打散、变形、重构等多种方法进一步处理,就可以将民族化元素充分、合理地运用到多种现代设计创意活动中去。

1. 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博物馆文创产品得到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开始与文化遗产密切结合。当下与脊饰相关的文创产品,如故宫博物院的金属脊兽书签和脊兽钥匙扣挂件等。该文创产品的设计思路借鉴和提取了鸱吻的“吻”符号造型。另外该造型还可以与文具中的桌面便签夹等夹子类物品产生造型联想,将鸱吻整体抽象演化,设计成日常文具系列产品。利用脊饰本身的原有功能或是对造型、图案进行功能上的转化,将古建筑脊饰与现代生活中的器物类实物相结合,就可以创新创造出具备其他衍生功能的文创产品。

在现代设计中,要不断灵活运用传统民族艺术元素来尝试古典与新潮交织的实践。例如,鸱吻的造型与鱼、龙有关,鱼龙形象与水有关,在设计中可将鸱吻造型与茶杯、茶壶等盛水的器物相结合。唐代的鸱尾形象的尾部向内弯曲,在现代设计中可提取尾巴元素,设计成在壶身上方并向内弯并与壶身相连的茶壶手柄造型。再进一步将龙形的头部进行提取再创造,将其造型纹样简单化、图形化,并用于茶

^① 吴庆洲:《脊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83页。

杯杯身的设计,两者相互结合便生成了一套颇有中国传统审美意象的文创茶具。建筑脊饰符号元素的大量利用,在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方面略有难度,因其本身功能的限制,在文创产品的设计实践上更需要注意其实用性。在文创产品设计中应充分挖掘“意象”内涵,通过对审美内涵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再对建筑脊饰中的“意象”符号元素进行提炼与概括,以独特的切入点合理应用于产品设计中,以获得市场的认可和青睐。

2. 城市公共空间环境艺术设计

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城市中为公众开放使用的共享区域,旨在满足人们集会、交往、文化、休闲等需求。良好的公共空间设计可以体现城市的凝聚力和品味。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需要考虑城市公共空间所应具备的宜人、安全、包容以及可访问性等因素,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城市公共空间设计还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的文化、历史、社会和自然环境,以创造具有标志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的公共环境。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装饰已成为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前文中提到的绿釉鸱吻,尾巴为分叉状鱼尾,该造型可运用于古建筑较多的城市市区或位于历史悠久的老城区中的路灯设计,一长一短的分叉状尾巴可融入路灯灯罩的造型设计中,这就是古建筑脊饰“意象”符号与现代灯具相融合的典型设计创意。新加坡的城市形象为狮头鱼尾像,就因为当地居民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较深,喜欢用梵语作为地名,所以新加坡实际是梵语“狮城”的谐音。

传统建筑脊饰“意象”符号多用于表达镇火、厌火等吉祥平安寓意,故在城市公共空间的环境艺术设计中,可以考虑将脊饰元素与城市中的水相互结合。如水池、喷泉的造型设计,可选用脊饰中的鱼尾、龙头、龙吻等造型。故宫太和殿屋顶上屋脊蹲兽中的押鱼,原型即为海中异兽,传说能兴云作雨、灭火防灾,与时下流行的设计风格相互结合,用于与水相关的公共空间装饰则十分合适。将古建筑脊饰的“意象”符号运用到现代社会日常生活装饰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是一种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最为便捷和持久的现实路径。

3. 虚拟现实设计

在虚拟与现实交互融合、创新发展的时代,虚拟设计是未来设计发展的大趋势。在沉浸式虚拟性体验与现实性体验的实时交互中,可视化需求不断攀升,更新迭代的可视化沉浸式虚拟体验是新用户真正喜爱并最想得到的体验。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结合,营造出平面技术所不能达到的沉浸拟真感,使得新的人类感官感受突破了传统感官体验的局限。传统建筑脊饰造型符号分布范围广、种类多,在博物馆中现场观众想要一次性观赏到大量脊饰造型的观赏诉求极其受限。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设计制作虚拟线上建筑脊饰数字博物馆,以数字模型呈现并广泛罗列目前存世的古建筑脊饰最佳形态,就可以突破现场观赏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为相关爱好者提供审美欣赏和资料搜集等学习、生活的便利。

除此之外,虚拟现实设计实践还可以与考古发现交叉结合,将文献中有确切记载但已无实物存在的古建筑脊饰,运用相关数字复原技术,修复出已无实物存在的古建筑脊饰原貌,辅之以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数字呈现,再与相关博物馆合作,设置出中国古建筑脊饰造型设计复原陈设的VR体验馆。对脊饰造型设计进行复原陈设的虚拟现实设计路径,可以为参观者普及古建筑脊饰的相关文献知识,拓宽历史文物复原保护工作的现实维度,增强人们对于传统古建筑构件保护的重视和投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有义务响应时代发展的号召,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跟随设计发展新潮再次焕发勃勃生机,为传统建筑脊饰“意象”符号的创新设计注入新的时代活力。

五、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脊饰造型中的“意象”符号是连接古今文化的纽带与桥梁,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形象地反映着人们对自然、神话、宗教和权力的丰富理解与深刻诠释,这种审美诠释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融汇于脊饰的图案、雕刻和整体造型之中,构筑出了一种独特而深远的美学意象。在脊饰的意象符号表达中,这种美学意象以多层次、多元素的符号形式呈现出令人惊叹的中式建筑之美。

脊饰作为一种视觉符号,具有直观的象征性。古建筑脊饰在诞生过程中,通过对自然元素视觉客观之“象”的吸收与运用,再经过主观思考、酝酿形成主观“意象”,辅之以社会等级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脊饰“意象”符号即成为哲学伦理思想和审美价值观的外在表达。中国传统建筑脊饰的审美意象没有停留在对自然形态的简单模仿阶段,而是通过广大劳动人民的简化和提炼,将自然元素灵活运用于不同社交场合和文化标志空间,将其转化为符号语言,使得中国传统建筑脊饰不再仅仅是一种建筑上的装饰构件,更成为一种具有抽象性、象征性并承载等级观念和美好寓意的文化符号。这种充满象征性和抽象性的“意象”设计,为传统建筑脊饰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使其超越了物质层面的存在而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中国传统建筑脊饰的发展演变,在无声无息中形象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辉煌的发展历程,承载了行程千载的民族传统文化审美意蕴。文章从古建筑脊饰的历史发展脉络、文化内涵嬗变、美学意象解读、造型装饰特点等四个维度进行解析,深入理解、形象感受传统建筑脊饰的外在构成与内在表现,以文创产品设计、公共空间环境设计和虚拟现实设计为实践路径,将中国传统建筑脊饰的造型、图案等审美“意象”符号灵活再造,创新运用于现代设计实践,打造符合现代社会审美需求并富有传统文化、历史底蕴的创新设计产品,让传统与新潮交织,历史与当今对话,为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设计和现代生活设计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出一条创新路径,创造出能够焕发中国式现代化设计创新实践的崭新思路。

(作者:徐子涵、刘偲瑜,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
从事艺术学理论、文化遗产研究)
(责任编辑:肖爱华)

Symbols and Significations in the Aesthetics of Life — A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mage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Building Ridge Ornaments and Its Path of Design Innovation

XU Zihan, LIU Siyu

[Abstract] As a visual imagery symbol reflecting the aesthetics of life, traditional Chinese ridge ornaments possess intuitive symbolism. The design of ridge ornament shapes starts by imitating and absorbing the objective "imagery" of natural elements, and then integrating them through aesthetic perception to form subjective "imagery", which is then used as an external expression of the aesthetic subject's creative design and values. The aesthetic imagery expression of ridge ornaments is not only a mimicry of natural forms, but also focuses on abstract simplification, generalization, and extraction to dig out the aesthetic cultural elements in natural forms and transform them into a symbolic language, making ridge ornaments cultural symbols with abstractness, symbolism,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This symbolic and abstract "imagery" design endows ridge ornaments with deeper cultural connotations, transcending the material practical level and becoming a spiritual exist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ternal form composition and internal aesthetic expression of architectural ridge ornaments from four dimensions: historical context, cultural connotation, imagery interpretation, and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creativity, public space environment, and virtual reality design, the "imagery" symbols such as modeling patterns in traditional ridge ornaments can be creatively applied to modern life, providing new insights for opening up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esign culture.

[Keywords] Zhouyi (Book of Changes) thinking;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ridge ornaments; imagery; cultural symbol; modern design